

往者已矣及其他

前時事新報主筆王夫凡譯

莫索里尼的小說

往者已矣及其他

『賣笑集』

上海黎明書局

版
權
黎
明
書
局
所
有

第 2 版

黎明小叢書：

往者已矣及其他

著 者 墨索里尼等

譯 者 王 夫 凡

出版者 黎 明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五十七號

發行者 徐 毓 源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發行所 黎 明 書 局

代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坊

前記

這裏，我想呈獻給——也可以說是賣給——讀者一些笑的原料。其實，這些笑的原料也並不是我自己的，我不過是略盡轉遞之勞，借花獻佛而已。在代獻的當兒，我也曾略微選擇了一下子，不敢說全都貨真貨實，然而還不至於全都是贗鼎。

我希望這些笑的原料能在讀者間製造出一些笑的點心來，再而味得一些活潑潑的人間味。

二十一年九月編完記，時在上海

前記

往者已矣

丈夫的妙用

人生的五色禮物

美麗的瑪麗姑娘

五十六

我的銀行往來經歷譚

妙婚

變戲法的

近代之愛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新的食料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往者已矣

這是意大利大棒喝團的首領，現任意國首相的墨索里尼（Benito Mussolini）做的。他做這篇小說的時候，正在他攘奪意大利政權，想做政治上狄克推多的時候。文中主人公放肆無畏的精神，以及主人公對於女子及愛情那種粗暴的神情，一如墨索里尼其人。這樣一個怪人，居然有興致提筆作小說家言，這倒是可以值得介紹的事。

這是五年前的事了，在我底生命底歷史上，這是最可記念的一件事。當初我原不想把這件事宣播出來，而今却覺得沒有長守緘默的必要了。

我在一家銀行裡當國外匯兌部底主任。生平還未曾結婚，侍母而居，我底薪俸足夠維持生活，而且我還受有父親遺留下的產業，所以我過的是非常安佚的生活。

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晚上五點鐘的時候，我從銀行公事房裡出來，跑向愛迭生酒排間去，這是城市中一片最負盛名的場所。我剛跑到 *Via Serwide* 底路端，一件慘怖的現象竟浮沉在我眼簾之下。一個宅子裏的四層樓上的窗扉猛然打開，有一個人從窗躍出，頭注於地，墜於離我甚近的路旁。其時我停止了腳步，很驚惶地呆着。於是，我又跑上去攙扶那位不幸的人。

啊！這位自殺的人，原來是我認識的呵，甚至還是我比較接近的一位朋友呢！他名叫喬治·納雷蒂，是個船主。

我發見他殭硬的手中緊握着一張紙箋，立刻，我便在觀客未曾環集之前將此箋檢出，納入我底衣囊。

哭聲從住宅底大廳上傳布出來，一個婦人向環集的人羣中衝進，伏屍大慟。巡警瞥見了，便叫綠十字軍義勇隊前來將死者攆到醫院裏去。

這悲劇過去以後，那班圍觀的羣衆從靜默中開始互相交談，揣想和憑吊了。幾個報館訪員也坐着汽車趕到。

我遠遠地走開去，走到一條狹巷裏。我開始從衣袋裏掏出從自殺者身

上取來的那封信來。信面上寫的是投交公安局長。我心裏並不想將此信送到目的地去。毫不猶豫地我便將此信藏入貼身的衣袋中，雖然明知這件事是犯法的。犯罪；這是我承認的。可是，這宗自殺案件，公安局長知道與否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這封信對於我，也許是極關重要；對於公安局，反正是一件案卷，一紙空文而已……而且——爲了免除誤會起見，我就承認了吧——我是一個沒有道德心的壞人。

我於是不再前進，立刻跑回原路。走到納雷蒂公寓前，用手叩了一下門。一個女閤人，咳嗽了一下，便開門讓我進去。到招待室裏，一位正在哭泣的傭人報告我，說是賽格諾拉不願意接待我。但是我不管，我仍舊走進去。

我走近門簾垂處，聽見輕微的暗鳴聲，我暫時靜立一下。於是我進去了。這位女人，跪在銀質的耶穌十字架像前面，一方面啜泣着，一方面在那兒祈禱。她的兒子琴納托跑過來，碰見了我。她回了回頭，一句話也不講，開始高聲的哭了。

我魔鬼似的凶殘性並不抑止。這一幕悲哀的境況，引不起我的同情心來。我將手慢慢的舉起來，撫摹着琴納托可愛的鬚髮，他向我悲慘地微笑，我自己暗暗的想：『總之，丈夫是死去了，各種無謂的恐怖也隨他；總之，我可以放縱的淫亂一下，用不着顧慮什麼了。』我的自我主義膨脹起來，覺得快慰。我想：『我的美麗的孤孀，等到她眼珠裏把眼淚用完了以後，她便可以不

哭了。』而且——你說你能夠相信嗎？——在我殯舍裏，因為有一種如醉如痴的希望來鼓舞我，使我禁不住的笑了。爲了假扮正經起見，我開始向孀婦說：

『自己鎮靜點吧，夫人！』

但是這悲哀的孀婦，並不聽我的話，連頭都沒有回過來。

停了一刻，當我走到門簾旁邊的時候，我說：

『看穿一點吧，夫人。人生不過像個跳舞，死亡也不過是音樂的停止奏演。』我髣髴覺得自傲，和琴納托接了一個吻，便離開此地了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我特別注意昨日所發生的事件。我沒有出去，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給國外匯兌部的總辦，推說頭痛，今天不能到部辦公。我叫傭人拿

了當天的報來。船主雷納蒂自殺的消息佔了幾行報紙。訪員們都盡其所有的力量，應用他們的天才，去刺探這件自殺案的真相。

經濟破產嗎？不是，當然不是。納雷蒂先生的營業是始終發達的。家庭間的糾紛嗎？更不是了，有一位訪員曾說及納雷蒂夫人的淑德。所以，他們差不多都一致肯定，這事件的起因是死者霎時間的神經錯亂。在第五行內，我注意到一位訪員所說的話，他除表示照例的哀悼以外，他又提及我的名字，說祇有我明曉這件自殺案的秘密！

我母親正好在這時進來，報告外面有三個人訪我。

『媽媽，讓他們進來好了，』我說。

三個人進來了。他們默默的自己坐下，一語不發。我知道他們，一個是納雷蒂的兄弟加登諾·納雷蒂，一個是別福起尼醫生，是皇家進步自由協會的會長，還有一位是會計師烏夫利，協會的總務科長。

『你們都好？』

別福起尼開始說了：『昨天晚上，納雷蒂自殺的惡耗傳出以後，我們協會，爲了死者在我們協會裏已有十二年的歷史，所以特地爲他開了一個臨時執行委員會。會中議決，在他出殯那一天，用協會的名義，全體到場送殯；同時會裏議決，請你在墓地前代表致辭。我們來此造訪，便是爲了這事。』

聽了這一席話，我立起身來。假使沒有死着的兄弟在場，我真的要大聲

的笑出來。但是礙於有他在，所以不得不裝出愁苦的聲音與態度來，表示不願意擔任這件職務。

『你們知道，我不是——個演說家，而且這個激動——』我說。

話未說完，別福起尼插嘴說：『那裏的話，用不到什麼長的演辭，說幾句訣別辭就夠了。』

『是呀，單要幾句訣別辭就夠了。』烏夫利也說。

縱然死者的兄弟當面來訪，使我感到困難，而且明知道平凡的推諉是於事無補的，但是我仍舊不肯擔任致辭。幾秒鐘的沉默以後，烏夫利忽然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來，使我無法推諉了。他說：『爲了團體訓練起見，你不得

不承認你所應履行的責任。」我知道再推也不中用，便答應了。

這事件是愈變愈複雜了。我自己捫心自問：爲什麼皇家協會要舉我做演講員呢？這一向，他們的會議我從來未列過席，他們的會員我一概都不知道，地方的與全國的政治運動也久不過問了。爲什麼不將悲壯的墓前致辭的大責任給人家去擔任呢？但是我將能夠演說的這幾個人的性格一一估量一下，覺得每個人總有一種原因，不能擔任這篇演說。

雖然如此，我內心中却免不了有反抗的衝動。我心中已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懶惰法了。我在室中走了二三次來回。但是當我看到掛在牆上的象牙耶穌十字架，我又想起這美麗的孀婦，恐怕又在那兒向銀製的釘在十字架

上的耶穌像祈禱了吧……我們的愛情，像光輝的流星。曾經穿過了我靈魂的天堂了。（我幾次三番用過這句話，而我往往得到快樂的結果。）我已承認，對於可憐的納雷蒂，我表示非常的感謝，我總得找一個機會去報答他。

幾年了，他對於他妻子的貞操總不免暗暗懷疑，可是找不出他妻子對於他不貞的確鑿證據來。納雷蒂夫人用了巧妙的聰明，保持她的態度，使加害於她的人無所措手足。這樣一個城市，是最合於我們的幽會的。

我對於納雷蒂，在道德上，是不是應該表示感恩呢？是的，總有一天我是應該這樣對他感恩的。但是這又是誰的過失呢？同時，這一篇墓前致辭是不